

卷五

關格 中滿 翻胃 噎膈

厥症 春溫

卷六

火熱症 暑症 燥症 痿證
消渴

辨證奇聞

辨證奇聞目錄

卷一

傷寒門

中寒門

卷二

中風門

痺證門

脇痛門

頭痛門

腰痛門

六陳散

卷三

咽喉痛門

牙齒痛門

目痛門

耳痛門 附耳聾

血症門

偏身骨痛門

卷四

五鬱門

咳嗽門

怔忡門

驚悸門

心痛門

腹痛門

鼻淵門

口舌門

白膏藥

喘門

虛煩門

不寐門

狂病門

卷五

關格門

臌脹門

卷六

火熱症門

痿証門

卷七

瘰癧門

大瀉門

八仙藥酒方

卷八

大便閉結門

健忘門

呆病門

中滿門

厥症門

暑症門

消渴門

汗症門

痢疾門

癰疽門

呃逆門

翻胃門

春溫門

燥症門

五癰門

癰疽門

即痞塊也

小便不通門

內傷門

疝氣門

奔豚門

陰痿門

痰症門

卷九 婦人科

帶門

血枯門

血崩門

調經門

受妊門

妊娠惡阻門

安胎門

小產門

鬼胎門

難產門

血暈門

胞衣不下門

產後諸病門

下乳門

卷十 外科

背癰門

肺癰門

肝癰門

大腸癰門

小腸癰門

無名腫毒門

對口癰門

腦疽門

囊癰門

臂癰門

乳癰門

肚癰門

多骨癰門

惡疽門

疔瘡門

楊梅瘡門

脚疽門

療癰門

接骨門

物傷門

小兒科

驚疳吐瀉門

疹證門

腰疽門

鬢疽門

痔漏門

金瘡門

癰門

便蟲門

喫泥門

擎疽門

唇疔門

頑瘡門

九龍神針

刑杖門

痘瘡門

胎毒門

辨證奇聞卷五

關格門

太醫院院使錢湖以錢松著

人有病關格者。心欲食而食至胃而吐。已而再食而再吐。心思大小便而大小便又不能出。眼睛紅赤。目珠暴露。兩脇脹滿。氣逆拂抑。求一通氣而不可得。世以為胃氣之太盛也。而不知不然。此肝氣之過鬱耳。夫關格之症。宜分上下。一上格而不得入。一下關而不得出也。今上既不得入。而下又不得出。是真正關格生死危急之症也。治法原有吐之一法。上吐則下氣可通。今不必用吐藥。而先已自吐。是用吐藥無益也。然則用下導之法乎。上既無飲食下胃。則大腸空虛。即用導藥。止可出大腸之糟粕梗屎。而不能通小腸膀胱之氣。是導之亦無益也。必須仍用前藥和解為得計。但不可遽然而多服也。須漸漸飲之。初不受而後自受矣。方用開門散。乃解鬱之神劑。開門散。白芍五錢。白朮五錢。茯苓三錢。陳皮一錢。當歸五錢。柴胡三錢。蘇葉一錢。牛膝三錢。車前子三錢。炒枝子三錢。天花粉三錢。水煎一碗。緩緩服之。一劑而受矣。一受而上關閉矣。再劑而下格亦通。此方直走肝經以解鬱。鬱解而關格自痊。所謂扼要爭奇也。倘用香燥之藥。以耗胃氣。適足以堅其關門。

而動其格拒矣。

人有無故而忽然上不能食。下不能出者。胸中脹急。煩悶不安。大小便窘迫之極。人以為關格之症也。誰知是少陽之氣不通乎。夫少陽胆也。胆屬木。木氣最喜舒泄。因寒氣所襲。則水不能條達。而氣乃閉矣。於是上剋胃而下剋脾。脾胃畏木之刑。不敢出生肺氣。而併生大腸之氣矣。肺金因脾胃之氣不生。失其清肅之令。而膀胱小腸無所稟導。故一齊而氣閉矣。此等之症。原可用吐法。一吐而少陽之氣升騰可愈矣。其次可用和解之法。和其半表半裏之間。而胆木之鬱結自通。二法相較。和勝於吐。吐必傷五臟之氣。而和則無損五臟之氣也。方用和解湯。柴胡一錢。白芍三錢。甘草一錢。枳殼五分。薄荷一錢。茯苓三錢。丹皮二錢。當歸三錢。水煎服。緩緩服之。三劑則可以開關矣。上關一開而下格自愈。此方乃逍遙散之變方也。逍遙散有白朮陳皮。未嘗不可開關。余改用薄荷枳殼丹皮者。直入肝經之藥。取其尤易於開鬱也。此方全不開關而關自開者。正以其善於解鬱也。然則解鬱正所以開關耳。

人有吐逆不得飲食。又不得大小便。此五志厥陽之火太盛。不能榮於陰。逼抑於心包之內。頭上有汗。乃心之液外亡。火焚於中也。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此關格最危之症。人以為

氣之不通也。欲用麝香片腦之類以劫開其門。必至耗其真氣。反致歸陰矣。法宜調其營衛。不偏陰偏陽。一味冲和。毋犯胃氣。使其臟腑自為敷布。不必問其關從何開。格從何啟。一惟求之中焦。握樞而運。以漸透於上下之間。自能營氣前通。衛氣不閉。因其勢而利導之。庶無扞格耳。方用和中啟關散。麥冬五錢。人參五分。甘草五分。栝子仁三錢。滑石敲碎一錢。黃連一錢。白芍五錢。桂枝三分。天花粉錢半。水煎服。一劑而上吐止。再劑而下閉通矣。此方解散中焦之火。更能舒肝以平木。木氣既平。而火熱自滅。方中最妙者。用黃連與桂枝也。一安心以交於腎。一和腎而交於心。心腎兩交。則營衛陰陽之氣。無不各相和好矣。陰陽既和。而上下二焦安能堅閉乎。此和解之善於開關也。

人有上吐下結。氣逆不順。飲食不得入。澀溺不得出。腹中作疼。手按之少可。人以為此寒極而陰陽易位。其脉必瀉而伏也。法當吐。不吐則死。然而不必吐也。夫上部無脉。下部有脉。吐之宜也。以食填塞於太陰耳。今脉瀉而伏。非無脉之比。况所食之物。已經吐出。是非食填太陰也。吐之不重傷脾胃之氣。以堅其閉塞乎。夫胃氣所以不開。與大小腸膀胱之所以閉結者。由於腎氣之衰也。胃為腎之關門。腎之氣不上。則胃之關必不開。腎主大小便。膀胱之氣化。亦腎氣化之也。腎氣不通於三經。則便澀何從而出。然則上下開闔之權。

衡全在乎腎也。治之法。必須大補其腎中之水火。腎中之水火足。而關格不治而自愈矣。方用水火兩補湯。熟地一兩。山藥四錢。茯神五錢。車前子三錢。人參一錢。麥冬一兩。五味子五分。肉桂一錢。白朮五錢。牛膝三錢。水煎服。連服二劑。上吐止而下結亦開矣。再服四劑全愈。此方補腎中之水火。而又能通腎中之氣。氣足而上自達於胃。下自達於膀胱。大小腸矣。倘用香燥之藥以救胃。則胃氣愈傷。倘用攻利之藥以救膀胱。大小腸則膀胱大小腸愈損。何日是開關解格之日哉。

人有一時關格。大小便閉結不通。渴飲涼水。少頃即吐。又飲之又吐。面赤唇焦。粒米不能下。胃飲一杯。吐出杯半。脉亦沉伏。人以為脉絕也。誰知是格陽不宣。腎經寒邪太盛之故乎。夫腎屬少陰。喜溫而不喜寒也。腎寒則陽無所附。常欲上騰。况又寒邪直入腎中。祛逼其陽而上升乎。使之輕而不重。則陽雖虛浮。尚不至格拒之甚。惟寒威大盛。則十絕大過。陽欲杜陰而不能。陰且格陽而愈勝。於是陽不敢居於下焦。而盡逆冲於上焦。咽喉之間。難於容物而作吐矣。夫陽宜陰折。熱宜寒折。似乎陽熱在上。宜用陰寒之藥以治之矣。然而陽熱在上。而下正陰寒也。用陰寒以折陰寒。正投其所惡也。不特無功。而反有大害。蓋上假熱而下真寒。非用真熱假寒之法治之。斷不能順其性而開其關也。方用白通湯治之。

方中原是大熱之味。得人尿猪胆以亂之。則下咽覺寒。而入腹正熱。陽可重回。而陰可散。自然脉通而關啟矣。然後以大劑八味湯投之。永不至關再閉。而吐再發矣。按白通湯原本不載药味

中滿門

人有飲食之後。胸中脹飽。人以為多食而不能消也。用香砂枳實等丸消導之。覺少快已。而又飽。又用前藥重加消導。久久不已。遂成中滿之症。腹漸高大。臍漸突出。肢體漸浮。脹人以為膨脹也。用牽牛甘遂之藥以逐其水。內原無水濕之邪。何從而得水乎。水未見出。而正氣益虛。脹滿更急。又疑前藥之不勝。復加大黃巴豆之類下之。仍然未愈。又疑為風邪固結於經絡。用龍胆茵陳防風荊芥之類紛然雜投。不至於死不已。猶然開鬼門。泄淨府。持論紛紜。各執己見。而不悟皆操刀下石之徒也。誰知中滿之症。實由於脾土之衰。而脾氣之衰。又由於腎火之寒也。倘用溫補之藥。早健其脾氣。何至於此之極哉。方用溫土湯。人參一錢 白朮三錢 茯苓三錢 蘿蔔子一錢 薏仁三錢 芡實五錢 山藥五錢 肉桂三分 穀芽三錢水煎服。一劑而覺少寬。二劑更覺少寬矣。數劑之後。中滿自除。此方但去補脾氣。不去消導。以耗其氣。蓋中滿之症。未有不因氣虛而成者。也不補脾胃之氣。則脹從何消。况方中加入蘿蔔子最妙。助參朮以消脹。不輔參朮以添邪。况又有茯苓米仁芡實

山藥之類。益陰以利水。水流而正氣不耗。自然下澤疏通。而上游安有阻滯之虞。第恐水寒冰凍。則溪澗斷流。又益以肉桂入水中生火。則土氣溫。和雪消冰泮。尤無壅塞之苦也。奈何不知此等治法。而惟事於消導。遂成不可救藥之病哉。

人有未見飲食則思。既見飲食則厭。乃勉強進用。飽塞於上脘之間。微微脹悶。人以為胃氣之虛。故成中滿。然而不止胃氣之虛也。心包之火正衰也。心包為土之母。母氣既衰。何能生子。心包之火不足。又何能生胃哉。故欲胃之能食。必須補胃土也。欲胃土之強。必須補心包之火也。心包火旺。而胃土自強。又何至見食則惡。既食則悶哉。方用生胃進食湯。

人參一錢 白朮三錢 炒棗仁五錢 遠志八分 山藥三錢 茯苓三錢 神曲五分 良薑五分

蘿蔔子一錢 枳壳五分 乾薑炒黑一錢 水煎服。此方治胃。無非治心包也。心包與胃。原

是子母。何必分別之乎。不治中滿。而中滿自除。此補火之勝於補土也。

人有心中鬱結不舒。久則兩脇飽悶。飲食下喉。即便填脹。不能消化。人以為脹之漸也。而不知皆氣滯之故。倘用逐水之藥。必且更甚。用消食之藥。亦止可取一時之快樂。不能去永久之脹也。法宜開鬱為主。然而氣鬱既久。未有不氣虛者也。使僅解其鬱。而不兼補其氣。則氣難化食。脹又何以盡消乎。方用快膈湯。

人參一錢 茯苓五錢 白芍三錢 白朮

子二錢。蘿蔔子五分。檳榔三分。神曲五分。枳壳三分。紫胡五分。薏仁三錢。厚朴三分。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三劑。愈。四劑全愈。此方解鬱而無刻劑之憂。消脹而無壅塞之苦。攻補兼施。自易收功也。

人有患中滿之病。飲食知味。但多食之。則飽悶而不易消。人以為脾氣之虛也。誰知是腎氣之虛乎。夫腎虛者。腎中之火虛也。腹中苦飽。乃虛飽而非實飽也。若作水腫治之。則喪亡指日矣。蓋脾本屬土。土之能制水者。本在腎中之火氣。土得火而堅。土堅而後能容物。能容物即能容水也。惟腎火既虛。而土失其剛堅之氣。則土不能容物。即不能容水。而乃失其天度之流通矣。故腹飽而作滿。即水脹之漸也。世人不知補腎火以生脾土。反用瀉水之法以傷脾。無異決水以護土。而土有不崩者哉。是治腎虛之中滿。可不急補其命門之火乎。然而徑補其火。則又不可以。腎火不能自生也。腎火必生於腎水之中。但補火而不補水。則孤陽不長。無陰以生陽。即無水以生火也。或疑土虧無以制水。又補腎以生水。不益增波以添脹哉。然而腎中之水。乃真水也。邪水欺火以侮土。真水助火以生土。實有不同也。故腎虛中滿。必補火以生土。又必補水以生火耳。方用金匱腎氣丸。茯苓六兩。附子一枚。牛膝一兩。肉桂一兩。澤瀉二兩。車前子兩半。山茱萸二兩。山藥四兩。牡丹皮一

兩熟地三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早晚用滾水下一兩。初服少腹。久服脹除。而滿亦盡消矣。此方於腎水之中。以補腎火之聖藥也。羣藥之中。利水健脾之味。多於補陰補火者。雖意偏於補火。而要實重救脾弱。補火者正補脾也。故補陰不妨輕。而補脾不可不重耳。

翻胃門

人有飲食入胃而即吐者。此肝木剋胃土也。用逍遙散加吳茱萸。炒黃連治之。隨手而愈。而無如人以為胃病也。雜用香砂消導之劑。反傷胃氣。愈增其吐。又改用下藥。不應復改用寒涼之藥。以降其火。不獨胃傷。而脾亦傷矣。又改用辛熱之藥。以救其寒。又不應。始悟用和解之法。解鬱散邪。然已成噎膈之症矣。夫胃為腎之關門。腎中有水。足以給胃中之用。則咽喉之間。無非津液。可以推送水穀。腎水不足。力不能潤灌於胃中。又何能分濟於咽喉乎。咽喉成為陸地。水乾河涸。舟膠不前。勢所必至也。且腎水不足。不能下注於大腸。則大腸無津。以相養。久必細小。而非寬廣矣。腸既細小。飲食入胃。勢又難以推送。下既不行。必積而上浮。不特上不能容而吐。抑亦下不能受而吐也。治之法。必須大補其腎中之水。方用濟艱催乾湯。熟地二兩。山藥一兩。當歸二兩。牛膝三錢。玄參一兩。車前子一錢。水煎服。一日一劑。十劑必大順也。此方純補精血。水足而胃中有津。大腸有液。自然上可

相通而無阻滯之患。譬如河漕水淺。閘門荷戈之士。無根柢之輸運。喧嘩擾攘。忍飢而守。或出閘而覓食。或閉戶而積糧。忽見大雨滂沱。河渠溝壑。無不汪洋大水。既可送輓於上游。更可順輸於下澤。大舸巨舶。無難裝載。又何懼小船之接濟哉。人情踴躍。自然閘門大開。聽其轉運而無所留難也。

人有朝食暮吐。或暮食朝吐。或食之一日。至三日而盡情吐出者。雖同是腎虛之病。然而有不同者。一食入而即吐。一食久而始吐也。食入而即出者。是腎中之無水。食久而始出者。乃腎中之無火也。此條之症。正食久而始出。非腎寒而何。夫腎寒而何以成翻胃也。蓋脾胃之上。必得命門之火以相生。而後土有溫熱之氣。而能發生。以消化飲食。倘土冷水寒。結成冰凍。則下流壅積。必反而上越矣。治之法。宜急補其腎中之火。使一陽初復。大地春回。冰泮土鬆。沮茹之類。可以順流而下。又何至上冲於噎口哉。然而單補其火。則又不可。腎火非腎水不生。腎火離水。則火有亢炎之禍。況上無飲食之相濟。則所存腎水亦正無多。但補火而不兼補水。焚燒竭澤。未必不成焦枯之嘆。必濟之以水。毋論火得水而益。生而水亦得火而更生。水火既濟。自然上下流通。何至有反胃之疾哉。方用兩生湯。肉桂二錢。附子一錢。熟地二兩。山茱萸一兩。水煎服。一劑而吐減半。再劑而吐更減半。連服

四刺則吐止矣。服十劑而全愈矣。此方水火兩生。脾胃得火氣而無寒涼之虞。得水氣而無乾涸之苦。自然上可潤肺。而不阻於咽喉。下可溫脾。而不結於腸腹矣。或謂下寒多腹痛反胃。既是腎寒。正下寒之謂也。宜小腹作痛矣。何以食久而吐之病。絕不見腹痛。豈腎寒非歟。不知寒氣結於下焦。則腹必疼痛。今翻胃之病。日日上吐。則寒氣盡從口而吐出矣。又何寒結之有乎。

人有時而吐。時而不吐。吐則盡情吐出。人亦以為翻胃也。然而此病非翻胃也。有似於翻胃耳。此種之病。婦人居多。男子獨少。蓋因鬱而成之也。夫鬱則未有不傷其肝木之氣。肝經一傷。木即下剋脾胃。肝性最急。其剋土之性。亦未有不急者。其所剋之勢。胃土若不能受。於是上越而吐。木怒其土之不順受也。於是挾其結鬱之氣。捲土齊來。盡祛而出。故吐之不盡不止。其有時而不吐者。因木氣之少平耳。故於氣之鬱與不鬱。以驗其吐之甚與不甚。斷不爽也。治之法。不必止吐。而惟在平肝。平其肝而鬱自舒。鬱舒而吐自止也。方用逍遙散。柴胡一錢。白芍五錢。茯苓三錢。白朮一錢。當歸三錢。陳皮三分。甘草一分。水煎服。一劑而吐少止。再劑而吐全愈。愈後仍以濟艱催乾湯減半分兩。調理可也。蓋逍遙散解鬱之後。其木枯渴可知。隨用濟艱催乾湯。急補其水。則木得潤而滋榮。自然枝葉向榮。

矣。又何至拂鬱其性而作吐哉。

人有胃中饕餮腹內微疼痰涎上湧而吐嘔。日以為常。人以為翻胃之病。而不知非也。蓋蟲作祟耳。夫蟲何以生生之。又何以作吐。實有義在。而世人未知也。凡人有水濕之氣。留注於脾胃之間。而肝木又旺。未尅脾胃之土。則土虛而生熱。此熱乃肝木之火。虛火也。土得正火而消食。土得虛火而生蟲。此蟲乃肝木之氣。其性最急。喜動而不喜靜。飢則微動。而覓食。飽則大動。而跳梁。挾水穀之物。興波鼓浪。而上吐矣。然但吐水穀而不吐蟲者。又是何故。蓋肝木之蟲。又最靈。畏金氣之尅。居土則安。入金則死。故但在胃而翻騰。不敢越胃而游樂。祛水穀之出胃。而彼且掉頭而返。思恐出於胃。為肺金之氣所殺也。治之法。必須用殺蟲之藥。而佐之瀉肝之味。然而瀉肝殺蟲之藥。未免寒涼尅劑。肝未必遽瀉。而脾胃先已受傷。脾胃受傷。而蟲亦未能盡殺。必須於健脾補胃之中。而行其斬殺之術。則地方寧謐。而盜賊難以盤踞。可盡戮之。而無遺。庶幾常靜而不可再動也。方用健土殺蟲湯。

人參一錢

茯苓一兩

白芍一兩

炒枝子三錢

白薇三錢

水煎半碗

又加黑驢溺半碗和

勻。飢服一劑而吐止。不必再劑。蟲盡死矣。夫驢溺何以能殺蟲止吐也。驢性屬金。虫性畏金。故取而用之。世人有單用此味而亦效者。然而僅能殺蟲而不能健土。土弱而肝木仍

旺已生之蟲。雖死於頃刻。而未生之蟲。不能保其不生也。健土殺蟲湯。妙在於補脾補胃。以扶土。即瀉肝以平木。使木氣既平。不來尅土。且土旺而正火既足。則虛邪之火。何從而犯之。虛熱不生。而虫又何從而生乎。况方中枝子白礞。原是殺虫之聖藥。同鹽瀉用之。尤能殺虫於無形。此拔本塞源之道。不同於單味偏方。取勝於一時。而不作長久之計也。人有食後必吐出數口。却不盡出。膈上時作聲。面色如平人。人以為脾胃中之氣塞也。誰知是膈上有痰血相結。而不散乎。夫膈在胃之上。與肝相連。凡遇怒氣。則此處必痛。以血之不行也。血不行則停於此中。而血成死血矣。死血存於膈上。必有碍於氣道。而難於升降。氣血阻住津液。遂積而成痰。痰聚而成飲。與血相搏而不靜。則動而成聲。本因氣而成動。又加食而相犯。勢必愈動而難安。故必吐而少快也。至食已入胃。胃原無病自受也。又寧肯茹而復吐乎。此所以既吐而又不盡出耳。然則治之法。何必治胃哉。但去其膈上之痰血。而吐病不治而愈也。方用瓜蒂散加味吐之。

半夏 三錢 天花粉 三錢 甘草 三錢 枳壳 一錢 人參 一錢 水煎服。一劑即大吐。去痰血而愈。

不必二劑也。瓜蒂散原是吐藥。得蘿蔔子枳壳以消食。得半夏天花粉以瀉痰。得韭菜汁以逐血。或恐過於祛除。未免因吐而傷氣。又加入人參甘草以調和之。使胃氣無損。則積